

云南支边生活实录

红土热恋



四川人民出版社

红土热血

云南支边生活实录

川新登字 001 号

封面题字:钱来忠

责任编辑:山人

封面设计:文小牛

《红土热血》——云南支边生活实录

《红土热血》编辑部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重庆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 17.75 插页 5 字数 500 千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1592-5/I·176 印数:1-15,000 册

定 价:7.20 元

内 容 简 介

亲爱的读者，当您手捧这本《红土热血》时，您一定会被一段悲壮的历史，一群可爱、可敬又可气的年轻人所感动。

20年前的重庆，有二万四千名十六七岁的初中生，怀揣毛主席语录，踏上南去的列车，在西双版纳，在红河岸边，开始了曲折迭宕的人生历程。在经过了最初的激烈慷慨之后，等待他们的是寂寞困苦和人世苍凉。此后整整八年，这批妹儿崽儿的命运牵动了千千万万重庆人的家庭，牵动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支边青年”这个称号家喻户晓，支边青年的形象在四川，在云南褒贬不一。“支边青年”，甚至作为一种灰色群体的代称，沿续至今。

本书真实而详尽地记叙了这些当年的重庆妹儿、重庆崽儿们那八年支边生活的各个层面，充分展示了二万四千重庆支边青年在三千里外那南疆红胶土塬上的真实生活。他们面对的是云南边远蛮荒的丛山林莽，面对的是与当地居民、与五湖四海知青群落那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乡土观念的冲突。他们在三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演出了无数的传奇和故事，并在其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重庆人的性格……

本书的撰稿人和编辑全是当年的支边青年。收入本书的122篇文章，或深邃凝重，或幽默辛辣。既有庄严的反思，又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史实。敬告读者：阅读时请一定注意控制情绪，以免为本书的悲喜剧笑痛肚子或泪湿胸襟。

请翻开《红土热血》！

一部生活的大书！

一部凝重的历史！

且看我们这一群(代序)

亦 群

大约 20 年前,当“文化大革命”深入进行到不得不把无数因教育体系崩溃而无法毕业,又因生产体系混乱而无法就业的中学生送到广大的农村课堂去接受“再教育”的时候,我们这 2 万 4 千名重庆妹儿和重庆崽儿有幸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西南边疆的莽莽丛林里集体咀嚼生活的五味果。

与插队落户到农村的“散装”知青不同,名为“兵团战士”的支边青年则是典型的“集装”知青。众多姑娘小伙子共同生活在兵团连队里,始终具有整体性,因而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籍的地域文化特点。不论是吃苦耐劳、学习创造,抑或是打架斗殴、冲锋陷阵,重庆人的豪爽大方、火辣急躁、勇敢无畏等性格特征都有充分表现。

还有重庆人特有的幽默和深邃。

在那些令男儿流血女儿流泪的故事发生了成百上千次之后,在那些嘻笑怒骂痛苦死亡的故事发生了成百上千次之后,这群重庆妹儿和重庆崽儿便自然而然地多了些幽默和深邃。化腐朽为神奇,化荒诞为庄严,化苦难为欢乐,种种人间奇事在那特定的环境中都有了可能。毕竟有八年边塞的风雨催人成熟。

且看我们这一群!

一晃 20 年过去,当年十六七岁的妹儿崽儿如今已是人到中年。回首往事,我们在吟唱“青春梦”的时候似乎已很少再有

诅咒和讥笑，怨愤和羞怯之情也已淡淡。更多的则是深情的回味和严肃的反思。或许还有麻木和淡漠。然而整整一个时代的生活是不易忘却也不应该忘却的。于是便有了这麻辣酸甜苦五味俱全，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皆备的《红土热血》的诞生。

且看我们这一群！

为书名的确定和题词的书写，曾有过几番争论和推敲。没有谁是权威也没有谁是名家。有人说，对于生活各有各的理解，何必偏要别人来定夺呢。于是书名便以表决的形式敲定，题词则呈五花八门之势。权威虽找到而名家始终不见。

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重庆妹儿重庆崽从繁华都市走到荒僻山林打了一个滚儿又走回城来再投身创造都市的繁华。所居，所立，所行，此书或许可作个真实的见证。

且看我们这一群。

据说现在请名人写序是件很时髦的然而也是很麻烦的事情。作者们议论说，自己来吧。于是这篇文字便也由支边青年自己随便写来。是为代序。

目 录

难忘开端	张 卫(1)
我,第一个	王庆华(7)
往事	张 娅(11)
十七岁的梦	田太慧(14)
支边生活二题	胡立芸(21)
垦荒第一天	贾茂林(24)
建厂日记摘抄	田 家(27)
第一次劳动	张永安(33)
与南腊河较量	孙文进(36)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刘 渝(38)
砍竹子	唐良明(40)
育苗	钟 燕(43)
路途上	罗贵兰(47)
牛棚一梦	永 平(50)
配枪的第一天	黄仁华(54)
初为人师	夏 月(57)

难忘,版纳的摩雅生活	万淑坤(62)
小兄弟	林西犁(69)
友情	孙文进(72)
火的洗礼	黄世平(77)
永难忘却的墓碑	杨跃斌(80)
国境线上	江仁文(82)
吃饭问题	蒋世元(89)
一筒罐头	文 力(92)
食之三昧	赖维昭(95)
鼠肉	熊光卫(100)
吃猴子	李剑秋(103)
竹棚和竹筒饭	周海妮(105)
抓“小偷”	陆大钺(107)
二胡与吃	张永安(111)
麻疯寨记痕	陈可竹(115)
木瓜果	左嘉本(121)
杀马	卢延辉(124)
悠悠岁月	王爱华(127)
月饼	谢青轼(132)
边疆生活协奏曲	王庆华(134)
艰难的岁月	毛新贵(142)
“四马”的故事	吴显明(146)

水果三题	长 娃(149)
一场虚惊	张晓文(155)
一件往事	邓开建(158)
闲事记趣	江仁文(161)
哄抢虎骨	罗荣臻(165)
蛇、鼠、人之斗	熊光卫(167)
周末之夜	田太慧(169)
婚礼奇观	金剑立(172)
历史的佐料	陈英华(177)
南润河畔的回忆	杨世才(181)
老四之死	田 野(184)
难忘的雨季	马 平(187)
新闻发布会	陈凤菊(193)
捉竹鼠	周海妮(195)
蟒蛇,麂子,穿山甲	刘伍渝(197)
云南河口“5.29”事件	唐德明(201)
一桩未解的迷案	阴良云(211)
盐肉不见了	胡长安(219)
白鸽	谢青轼(222)
代价	史远华(226)
家荣之死	江仁文(229)
西双队悲喜录	罗小文(233)
清晨,一声枪响	文 志(238)

捉特务	陈可竹(241)
生命的赌博	张国良(246)
4. 15 重大车祸	易立新(250)
林惠其人其事	朱小茵(260)
放滑车	陈 与(269)
苦差	彭德琳(272)
家信	傅全兰(274)
那时我真年轻	王国蓉(277)
洋娃娃	张志勇(282)
玫瑰色的梦	张晓丹(285)
保险距离	杨 杰(287)
女知青杨雯	谢志华(290)
没有生存权利的婴儿	江仁文(295)
支边黑色幽默	吕庭碧(300)
决斗	迟 菲(303)
两地情	杨 海(310)
深深的脚印	陈昌琼(314)
南疆短笛	罗小文(317)
淡绿色的记忆	黄家骢(326)
忆起当年二三事	李瑞祥(332)
永远的童话	张 卫(336)
老江湖	丁惠民(353)

悄悄地走了	陈太英(357)
彭医生	夏 溶(360)
疤子	陈 与(363)
青春小记	潘正国(368)
林中的路	何全先(376)
支边生活散记	舒明武(381)
“牛儿”病后	刘世平(388)
熊狗	马 良(391)
惊骇	郝晋惠(393)
张老头	谢青轼(395)
一个从未探亲的知青	张志勇(399)
铭刻在三叶上的梦	傅廷彪(403)
金疮	王小丁(406)
担架	黄世平(415)
读书回忆	邓开建(418)
地震将在今夜发生	王昌义(422)
“死亡报告”与一张画	田 家(426)
悼念	罗荣臻(430)
南疆,也有我的一份情	章锡铭(433)
别了,战友	杨明芳(437)
归途已断	王川娅(442)
她用青春架起了一座桥	胡立芸(452)
三排长	刘伍渝(457)

驻守芹菜塘	唐德智(460)
领土	邓 肯(464)
我差点当了俘虏	夏历波(468)
我们鏖战南疆	邓 肯(476)
战争洗礼	郑 星(479)
西双版纳知青返城大行动	卢阿蛮 胡长安(484)
崎岖之旅	阿 蛮(501)
戊午岁末	文 志(508)
最后	马 平(514)
两顿饭	熊晓春(517)
录取通知书	陆大钺(521)
墓志铭	卢延辉(524)
重返南腊河畔	罗荣臻(528)
三春的回忆	胡用九(534)
一段历史一首歌	易立新(539)
青春备忘录	成 实(544)
编后语	(555)

难忘开端

张 卫

人生之旅的开端各式各样，因为生活本身就有无数层面。这些年来，每每忆及云南西双版纳，就像有一只戴着铜箍的手在撩拨我的心弦，铮铮有声，如歌如泣。那片万里云山中的遥远故地，曾是我以及我们那一代人放牧青春的高原。而今，20年时光虽已匆匆过去，但又有哪一个人能忘却这由自己亲手翻开的人生首页呢？

开端毕竟是难忘的。

其时，我还只是个16岁的少年。那时的少年爱唱一首歌——《好儿女志在四方》，挂在嘴上最多的词是“走向生活”。许多年后回头想来，不禁哑然：生活本似流水，勿需你去走，它照样会汨汨地流。然而当时我头脑中的“生活”却多半是钢花飞舞、麦菽飘香抑或旌旗猎猎之类场景。时值初中毕业，上山下乡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少年心事当擎云，谁念幽寒坐地呢”？心里想的就是到穷山僻壤中去改天换地，建功立业，颇有一番“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豪情。

我是随重庆六中第二批支边青年前往云南西双版纳的。我们学校共走了两批，第一批是1971年3月初奔赴云南河口，我

因年龄未满 16 岁，报名后给刷了下来。及至热天，第二批红榜公布时我才榜上有名。记得很清楚，那是 1971 年的 8 月 3 日，各个学校的 1200 多名知青组成“重庆支边青年第二十四营”，这也是全市的最后一批支边青年。社会各界非常重视，组织了隆重的欢送仪式。一走进火车站广场，我们就置身于鲜花与彩带的海洋中，巨大的声浪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月台上挤满送行的人们，列车的每个窗口都被雍塞得水泄不通。我母亲、哥哥和平日要好的几个同学也挤到窗边，双手被他们紧紧地攥住，一次次的叮咛、嘱托，使我感到鼻子一阵阵发酸。广播里反复播放着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听得车上车下的人泪水涟涟。“咣当”一声巨响，车身颤抖了一下，前边传来汽笛的鸣叫，接着车身开始缓缓朝前移动。那一顷刻，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场面发生了：像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指挥着，送行的人和远行的人“轰”地哭成一片，成千上万人的哭声，几乎遮盖住车轮撞击钢轨的声音。送行的人边哭边喊，撑着车跑；车上的人边哭边拼命地挥手，有个女生因挤不到窗口，竟在车厢里跳着脚嚎啕大哭。看着这场面，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适时，我们都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啊！

山城人民用鲜花与泪水，送走了自己最后一批支边的儿女。而我们，亦从此义无反顾地踏上壮游的历程……

第一次出远门，总嫌眼睛不够用，伏在车窗边目不转睛地瞧，始知天地的辽阔。列车穿行在八月的川东南山地，阵阵热风灌进车厢。大伙已经平静下来，自我介绍着，有了说笑。邻座的同学掏出香烟来散发，便一人捏一根，点燃，仿佛一下变成了大人。车到松坎，进入贵州地界，山势陡然峭拔，阳光被挡在高耸的大山后面，顿觉气候凉爽。傍晚时分过遵义时，天下雨了，细细的

雨丝如宽大的雨帘，笼罩住暗绿的田野和宁静的村庄。天黑尽后，一阵困倦袭来，我靠着茶几昏然睡去。不知过了多久，忽然被一阵喧哗声惊醒，“回去罗！回去罗！”一些同学在兴奋地喊叫。睁眼一看窗外灯火通明，原来车已经到了贵阳站。列车在此换过内燃机车头后，驶上贵昆铁路。因川黔线和贵昆线是同一方向出站，故同学们误以为列车是往回开。热烈的喧闹沉寂后，我又昏昏睡去。再次睁开眼时，已是阳光灿烂的早晨。列车奔驰在云贵高原的大山中，山势巍峨险峻，一路山洞很多，眼前忽明忽暗，使人恍恍惚惚，只有那节奏分明的车轮声，才又把从迷幻中拉回现实。

当夜幕降临后，列车终于缓缓驶进昆明车站。脚一沾地，竟软得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随队的工宣队员举着电喇叭喊：“同学们，打起精神！打起精神！外面有好多人欢迎我们！”我们背好铺盖卷，擎着红旗，挥着“红宝书”走出车站。站外果然人山人海，欢迎声此起彼伏，军乐队吹奏着《世界是你们的》的曲调，一队队天真烂漫的孩子挥动着花束跳着唱着，令又累又饿的我们非常感动。后来才知道，云南当地对这最后一批到来的重庆知青也非常重视，组织了前所未有的欢迎仪式。两年后，当我在边疆翻阅到一本由兵团编印的《扎根边疆》画册时，总觉封二的照片很熟悉，细细揣摩，那不正是我们从昆明车站出来时的欢迎场景吗！

在昆明稍事休整后，我们1200多名知青又分乘32辆大客车顺昆洛公路（昆明——打洛）浩浩南下。途经滇池，从急驶的车上眺望那一汪湛蓝剔透的湖水，大伙不禁齐声喝采。一位在学校宣传队呆过几天的男生很大方地唱起了歌，“曙光像轻纱飘浮在滇池上，西山的龙门映在水中央……”大多数人不会唱，只是摇头晃脑地跟着瞎哼哼，常常哼岔了调，就忍不住一起大笑。乘

汽车的第一天上午过得很愉快，置身于湖光山色、红壤绿树中，大伙的笑声歌声没断过。中午到玉溪稍事歇息后又继续赶路，不久便开始爬山。那山虽然只是哀牢山系的余脉，但仍峰岭叠嶂，雄险奇逸。其后的几天几乎天天爬山，特别是翻越红河对岸的通关大山，汽车盘旋了一天，满山松林蓊郁、遮天蔽日，半日不见人烟，始觉云南的荒凉。我那辆车的司机是位50开外的胖老汉，一路不苟言笑，车却开得极稳。紧接我们车后的司机是个小伙子，卷发隆鼻，模样活像“老外”，大伙就称他阿尔巴尼亚司机。小伙子车技娴熟，下坡时把盘子转得飞快，车头紧抵着我们的车尾，吓得人手心出汗，他却不时朝我们扮个怪样。走走歇歇，4天后的中午到达小勐养，这里已属西双版纳地界，庞大的车队开始分流，一部分向东驶向勐腊，我们继续南下。倏忽间，回头已不见阿尔巴尼亚司机的去向，我心里好一阵空落。

由小勐养过大渡岗，一路全是下坡，车速如飞，凉风阵阵涌进窗来。时值雨季，暴雨说来就来，先是劈劈啪啪敲击车顶，随即昏天黑地地猛下。隔着雨帘观望山色景物，已呈明显的热带风光。巨大的阔叶乔木密密匝匝，林中蛛网般悬垂的葛藤被风雨吹打得摇摇晃晃，间或闪出的一两块空地上，种有绿的旱稻和菠萝。车至澜沧江大桥旁终于停下。看到这座大桥，蓦然间我感到十分亲切，恍惚中觉得它很像故乡的嘉陵江大桥，再细看两岸树影和桥下的一川湍流，才确信已置身异地。由桥头岗亭里出来两个边防警察，淡淡问过胖司机几句，又登上车来瞅了瞅我们就挥手放行了。过桥后便进入州府景洪。当时景洪不过只有一些平房和草房，街区规模不及内地的乡镇。过街区后再上公路，不长的车队继续分流，待我们那辆车孤零零拐进一块坝子时，除却苍茫雨雾，庞大的车队竟全然消失了。那是块很大的坝子，种满油

绿的水稻，四周难辨山影。后来才知这坝子叫“戛洒”。而傣语中“版纳”即“坝子”，“西双版纳”即“12”，“西双版纳”意即由12块坝子构成的傣家聚居地。

我们的汽车在坝子的泥泞路上挣扎着。大伙都默然无语。有人试图唱支歌，起了个音，寥寥数声后又归于沉寂。一种对未来命运不可知的惶恐攥紧了大伙的心。车窗外或明或暗的傣家竹楼，高挑的椰树和茂密的修竹似乎都无法激起我们的兴致。汽车终于驶出泥泞路，驶过一片墨绿的橡胶林，再轰轰隆隆翻过一道土坡，便戛然而止。

听了几天的引擎声终于熄灭，耳畔清静了。下车来伸伸僵硬的手脚，四下打量，除了几排土屋和屋檐下看稀奇的人，再无他物。大伙正有些疑惑，就有几个黄衣人过来把我们迎进屋里。一一握手后，黄衣人就介绍这是营部，今晚还得把大家分下连队。我们一听全炸了窝，纷纷嚷嚷不休。黄衣人互相笑笑后，便径直走了。吃过晚饭，开始整队集合，念一个名字出来一个，然后由连队来接的人带走。我分在最后一拨，同行五男四女，虽在车上同处了好几天，这会才算真正认清面孔。大家背着铺盖，提着网兜，绕过一溜土房，见胖司机正站在拐角上剔着牙朝我们招手，于是就忍不住围上去同他话别。胖司机说自个姓鹏，让我们今后有机会去昆明找他。这淡淡的一语客气，使我们禁不住热泪盈眶。是呀，在这天苍地远的边地，鹏师傅已成眼前唯一的熟人，大家更觉心里空空荡荡，几个女生竟哭出了声音。我心中阵阵发紧，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凄楚使我全身发颤，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淌下来。前面有人催着喊“走了，走了”，我们赶紧与鹏师傅握别，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营部。

正是雨季的傍晚，天空阴冷如铅，窒息得人喘不过气来。一